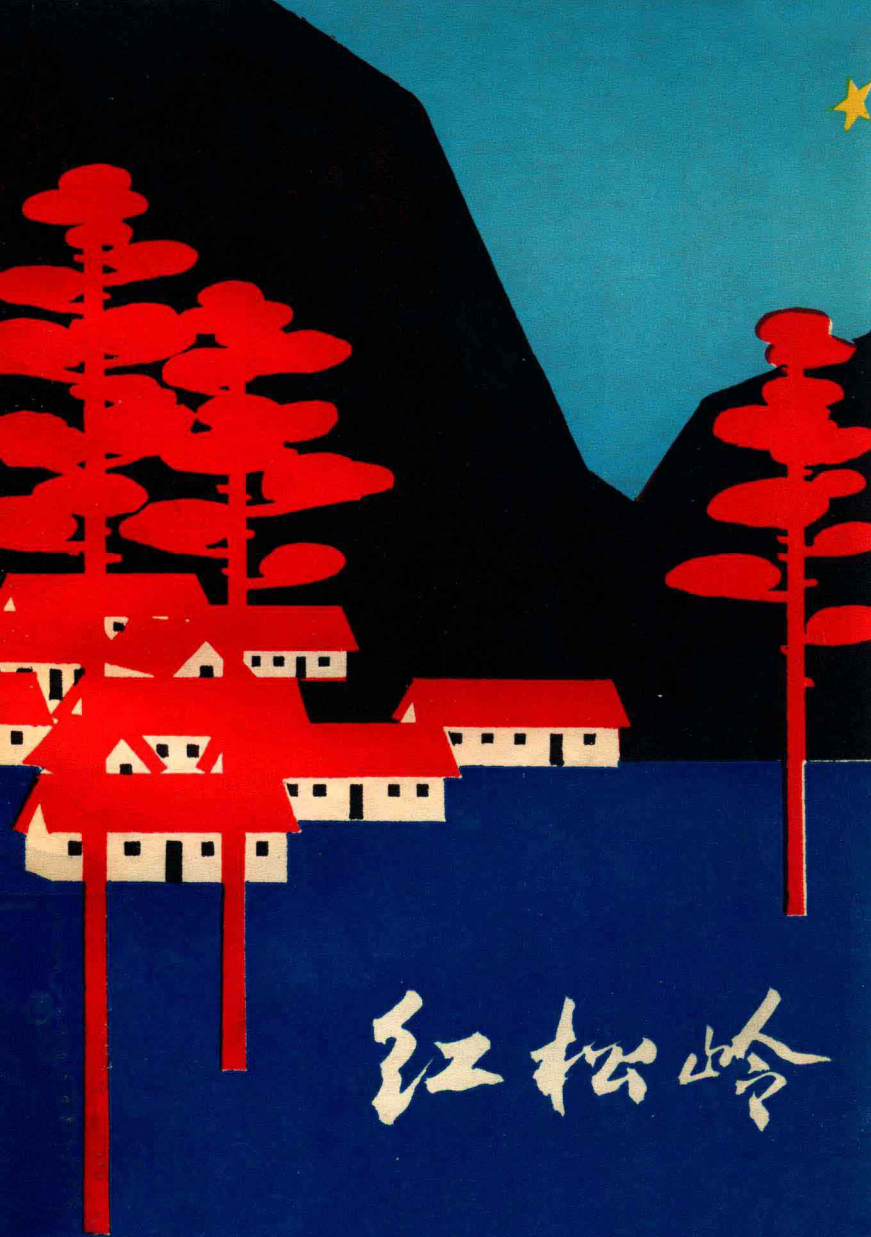




红松岭



红松岭

民兵故事

吉林军分区政治部 编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民 兵 故 事

红 松 岭

吉林军分区政治部 编

*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通化市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$3\frac{3}{4}$ 印张插页1 77,000字

1979年5月第1版 1979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4,300册

书号：1091·700 定价：0.27元

目 次

红松岭·····	邓青云 (1)
新兵宋宝的故事·····	左福胜 (14)
英姿飒爽·····	李东波 (26)
女机枪手·····	王振夫 (45)
功臣炮旁·····	于辛 果星 (53)
萝卜青青·····	王德家 (68)
松花湖畔小民兵·····	钟万林 (77)
智擒残匪·····	董 铎 (91)
夜摸蛟龙山·····	加伦 福胜 (104)

红 松 岭

邓 青 云

长白山下有个红松岭，红松岭有个松岭大队。这里山高林密，离边境很近。在揭批“四人帮”的斗争中，大队领导班子加强了对民兵工作的领导，松岭大队的民兵们生气勃勃地战斗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最前线。这里说的，就是他们提高革命警惕，智捉苏修特务的故事。

雨从天上落，话从头里说。这天晚上，民兵小李子去换岗，刚刚走到大队办公室门口，从办公室里走出一个人来，粗声粗气地说：“小李子，站一下。”小李子一看，是大队长张铁柱。小李子站住了，问道：“张队长，什么事？”张铁柱亮着嗓门说：“你去找刘一旺，叫他来一趟。”小李子听说叫他去找刚被撤职的会计刘一旺，站在那里没有动，对张铁柱说：“我还得去换岗呀。”张铁柱把手一摆说：“换岗晚去一会儿不要紧。”小李子迟疑地说：“那……”张铁柱说：“还站在那里干啥，快去吧。”

正在这时，身后传来一个清脆有力的声音：“小李子，时间已经到了，怎么还不快去换岗？”张铁柱和小李子不由得同时回过头去，月光下，走过来一个女的，二十八、九岁，中等身材，圆脸盘，大眼睛，齐耳短发被微风吹得向后扬

着。肩上背着一支半自动步枪，腰里扎着宽皮带，英姿飒爽，威武矫健。她就是张铁柱的爱人、副大队长、民兵连长冯桂英。没等小李子回答，张铁柱说：“我叫他去找刘一旺，晚一会儿再换岗。”冯桂英两只大眼睛闪动了一下说：“那怎么行？越是在这个时候，越要提高警惕才对。小李子马上去换岗。”小李子答应一声，一溜小跑地去了。冯桂英奇怪地问张铁柱：“你找刘一旺干什么？”张铁柱说：

“新会计还没到，我想让他帮我算一下今年的产量。”冯桂英说：“刘一旺是我们要调查的对象，都已经被撤职了，怎么能用这样的人呢？再说，为了算帐就误了站岗，这事也不对。咱可不能以为革命形势一片大好，就放松了警惕，虎狼在前，我们可千万麻痹不得。”张铁柱听了，两只大手搓了一下，嘴里说着：“你呀……”一赌气，转身回屋里去了。

冯桂英去查岗。她觉得，最近张铁柱的思想有一些变化，对民兵工作不够重视，对坏人坏事缺乏警惕，不敢斗争。冯桂英想，张铁柱的这种思想苗头很危险，应该好好帮助帮助他。

冯桂英是在三大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基层干部。多年来，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，立场坚定，旗帜鲜明。搞生产，她不怕苦，不怕累，争挑重担。特别是对民兵工作，她认真负责，非常热心。前天，老支书王德厚传达了县武装部的通知，说有一名社会帝国主义派遣的特务偷偷入境，已被我公安人员紧紧跟踪。根据迹象判断，这个敌人很可能窜到红松岭一带，要松岭大队的民兵提高警惕，随时准备捉捕这个家伙。冯桂英听了这个通知，怒火满腔，马上进行了严密

布置，并增加了夜间岗哨，一有情况，立刻行动。

冯桂英抬头看去，明净的天空上挂着一勾弯月，闪烁着无数星光，月色星光下，远山近水，若明若暗，朦朦胧胧。山中的鸟雀啾啾鸣叫着，微风吹过，树叶发出飒飒的声音。

冯桂英来到村头，见小李子在一棵大树下站岗。冯桂英走过去，问他有什么情况没有，小李子刚要回答，冯桂英突然摆了摆手，把他止住了。小李子一时弄不清怎么回事，只见冯桂英两只大眼睛闪动着，斜身侧耳站在那里，好象在仔细地听着什么。小李子不由得跟着听起来，但除了山上声声鸟叫，再也听不出什么了。小李子瞅瞅冯桂英，冯桂英低声说：“注意山上。”这时，在各种鸟的叫声中，一个特别的声音从西山上传下来：“昂——昂——咯！”

小李子一听松了一口气，原来是棒槌鸟叫。在秋天的夜里，这种鸟常叫，没有什么奇怪的。于是他对冯桂英说：“那不是棒槌鸟叫吗？”冯桂英摆了摆手，示意不要说话，小李子感到有点奇怪，又侧起耳朵听了起来。

“昂——昂——咯！”

“三声。”冯桂英对小李子说。再听时，那声音却没了。冯桂英问小李子：“听见了吗？”小李子眨了眨眼睛说：“听见了，是棒槌鸟呀。”冯桂英摇了摇头。一双大眼睛闪着机警的光芒，向着黑黝黝的西山扫视着。小李子挺纳闷，心里说，明明是棒槌鸟叫，连长却摇头，真是怪事。他一时解不开，瞅着冯桂英。

俗话说：近水通鱼情，靠山知鸟音。冯桂英是在山里长大的，什么鸟叫没听过，她能在各种鸟的叫声中，分辨出哪

是黄莺，哪是画眉，哪是金钟，哪是蓝翅。再说，冯桂英又是一个非常警觉的人，敌情观念时刻装在心里，所以，当那个棒槌鸟第一次叫的时候，就引起了她的注意。她对小李子说：“这声音象是棒槌鸟，但又不是，真的棒槌鸟叫得柔和悦耳，可是这个鸟叫得却是那么生硬。还有，为什么一叫就是三声呢？”小李子听了抓了抓头说：“这些我可没注意。”冯桂英说：“这个棒槌鸟刚才已经叫了三声，我就感到奇怪，现在又叫了三声，真的棒槌鸟叫是不会有那么明显的节奏的。我们再等一会儿，听它还叫不。”于是，冯桂英和小李子站在大树下，一面察看山上的动静，一面静静地听着。过了一会儿，那只棒槌鸟又叫了，还是三声。这回小李子可听清了，果然不象真的棒槌鸟叫。他嘹的一声，把枪握在手里，大声说：“有情况！”冯桂英想了想，然后拍了拍小李子的肩膀，低声对小李子说了几句，小李子点了点头，站在那里继续监视。冯桂英转身就往村里走，去找老支书王德厚。

冯桂英刚进村，迎面走过来一个人，听那结实有力的脚步声，冯桂英就知道是老支书王德厚。只听老支书说：“是桂英吧？”冯桂英说：“是我，大叔，我正要找你。”老支书说：“我也要找你，有个事儿要和你商量。”冯桂英先把刚才听到鸟叫的声音说了一遍，老支书听了点点头，然后装上一袋烟，巴嗒巴嗒地抽了几口，对冯桂英说：“这个‘鸟’叫我也听到了，对这个情况，你是怎么看的？”冯桂英摸透了老支书的脾气，这位苦大仇深的老贫农，解放战争时期的民兵，抗美援朝的老战士，每当遇到问题都先要桂英说说看

法，提出意见，然后他再分析和补充。冯桂英知道，老支书抓紧每一个机会来帮助和提高自己，于是她提出自己的看法：“我想，今天这个奇怪的鸟叫，是否跟那个越境的特务有关，如果是的话，很可能是敌人在向村里发信号。”老支书听了点点头，又问：“敌人为什么要向村里发信号呢？”冯桂英说：“这说明我们内部有敌人，他们妄想里外勾联，进行破坏和捣乱。”老支书嗯了一声说：“你想怎么来对付呢？”冯桂英把自己的想法说了一遍，老支书听完磕了磕烟袋说：“你分析的很对，可是还要充分估计到敌人是狡猾的，先把村里的那个敌人引出来，搞清他们要干什么，然后再一网打尽。”冯桂英点点头，十分佩服老支书考虑问题的深刻和周密。老支书站起来，对冯桂英说：“现在，我马上去公社汇报，带领民兵封锁山口，堵住敌人退路，你留在村里，按你的想法采取行动。”冯桂英说：“夜里走路，要多加小心。”老支书说：“打猎的人不怕豺狼，你就放心吧。”

送走了老支书，冯桂英立刻布置好民兵，对村里村外严密监视起来，然后向大队办公室走去。

张铁柱算完帐，兴冲冲地从办公室走出来，冯桂英问道：“帐算完了？”张铁柱说：“算完了。华主席领导我们抓纲治国，革命和生产大发展，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，一年更比一年强啊！今年的产量比去年增加了两成还硬棒，你说叫人高兴不！”冯桂英严肃地说：“粮食获得丰收，多为革命做贡献，是应该高兴。可是，咱这里离苏修很近，可不能放松了革命警惕啊！”张铁柱说：“看你说的，咱们揭批

‘四人帮’，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，才取得了连年丰收，这个道理我知道。”冯桂英说：“你知道，刚才为什么还要找刘一旺帮你算帐，不让小李子去换岗？”这一下张铁柱没说的了，他嘿嘿地笑着说：“你呀，打人尽打脸，说话尽揭短，刚才那不是一时没注意嘛。”冯桂英说：“不时时给你敲敲警钟，恐怕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。”冯桂英心想，张铁柱的思想问题不是三言两语能解决的，慢慢地帮助吧。想到这里，说：“走，咱们到村里去看看。”

这时，月亮已沉下西山，只剩下满天碎银似的星星。山上的鸟雀似乎已经疲倦，不再叫了；只有那些秋虫，好象感到了寒意，还在低声哀鸣。

突然，冯桂英发现前边有一个人，拿着手电在那里晃，冯桂英看了一会儿，对张铁柱说：“走，看看是谁。”冯桂英一边走，一边注意看那道手电光，只见那个人拿着手电，在地上照了一阵子，又向高处晃了起来。冯桂英快步走了上去，身后的张铁柱也跟着走过来。那人正用手电晃着，张铁柱粗声粗气地喊了一声：“谁？”那人一惊，叭的一下闭了手电，嘴里说：“啊……是我。”随后又把手电打开，迎了上来。冯桂英见是刘一旺，便若无其事地问：“这么晚，还忙啥呢？”刘一旺看清了对面的人说：“原来是你们俩呀，刚才我都躺下了，想起鸡窝门没关，出来关了鸡窝，又看见羊圈敞着，我又去关羊圈，一看羊没了，这就又找起羊来了，咪咪，咪咪……”说着，刘一旺还小声唤了两声羊。张铁柱说：“找羊就找羊呗，拿着手电乱晃什么？”冯桂英见刘一旺有些慌张，心生一计，接过话头说：“那羊跑不远，

大家帮你找找，咪咪，咪咪……”冯桂英大声唤起来。刘一旺连忙说：“不用了，不用了，等明天再找吧，反正也丢了。”冯桂英却有意地说：“还是找找吧，咪咪，咪咪……”又大声唤起羊来。张铁柱听冯桂英这么说，只当是真的，也说：“还是找找吧，咪咪，咪咪……”张铁柱也大声唤起来。刘一旺一见更慌了，刚要说什么，他家的小棚子门“咣当”一声开了，那只独角大奶羊从里面冲了出来，跑到刘一旺跟前，围着他“咩咩”地叫起来。张铁柱一看，生气地说：“你这个人怎么骑着驴找驴，羊在棚子里，你却不知道，还到处乱找，真是的。”刘一旺也生气地说：“这个死羊，啥时候钻进了棚子里，也不出个声，叫我好找。”说着，朝羊屁股狠狠踢了一脚，那羊疼得“咩咩”地叫着，逃进了羊圈。冯桂英不露声色地说：“用不着拿羊杀气了，反正找到了，也该休息了。”刘一旺连忙说：“好好，麻烦你们了。”一边说一边急忙回屋里去了。

离开刘一旺家，冯桂英问张铁柱：“你看刘一旺出来是干啥？”张铁柱不解其意地说：“那还用问？找羊呗！”冯桂英说：“他真是找羊吗？”张铁柱说：“那还能假！”冯桂英十分肯定地说：“我看不是。”张铁柱觉得她说的奇怪，就问：“那他深更半夜出来干啥？”冯桂英说：“找羊是假，在找羊的后边他干着别的勾当。我看清楚了，刚才他用手电往高处照，照了三次，羊上不了树，为啥往高处照呢？他找羊也不唤羊，问他的时候，他才小声唤一声，好象又怕羊听见。当我大声唤羊的时候，他就更慌了。你看，他哪里是在找羊呢？”张铁柱觉得冯桂英说的有道理，但他又

不那么相信，疑惑地说：“你是说他……”冯桂英最了解张铁柱的脾气，没等他说完，接上说：“我说他怎样不行，让他自己的行动来证实吧。”说到这里，冯桂英沉思了一会儿，心想，刘一旺的这一行动，是否跟那个棒槌鸟有关系呢？她觉得应该对刘一旺严密监视起来。接着，冯桂英把她的想法说了一遍。张铁柱听了，握着拳头说：“就照你说的试试，看看他到底是个葫芦还是个瓢。”

为什么冯桂英特别注意刘一旺呢？这里面有个原因。据了解，土改的时候，贫下中农斗争大地主黄金山，这时从外地来了一个卖针线的小贩叫刘一旺，他说，黄金山害死了他的父亲，来找他报仇。不但嘴里骂，还冲上去打黄金山的耳光子。后来他就在这落了户，当了会计。最近，群众揭发了他很多问题，经过调查，他贪污盗窃，投机倒把，问题十分严重。经党支部研究，公社批准，撤了他的会计职务。还有，他对黄金山的儿子黄绍礼，表面上声色俱厉，背地里互有来往。自从那年黄绍礼逃跑之后，刘一旺表现得更加“积极”了。可是近来刘一旺总是躲躲闪闪，神色不安，又推说有病，很少出来。这些，使冯桂英对刘一旺特别警惕。为了搞清刘一旺的历史，已经派人调查去了。

夜深了，四周沉寂无声，山形树影完全掩盖在夜色之中。这时只听“吱”的一声，刘一旺家的门开了，刘一旺从屋里闪了出来。他站在门前，四下听了听，便蹑手蹑脚地向西山那边走去。当他穿过一块小草地正要横过大道时，大道上突然传来了脚步声，刘一旺一惊，急忙趴在路边的沟里，借着一块大青石挡住了身子。那脚步声越来越近，只听民兵小

李子说：“刚才好象有什么响，你听见没有？”另一个小伙子说：“听见了，就在这里响的。”两个说着，走到那块大青石头旁边。刘一旺吓得趴在沟里，脸贴着地一动也没敢动，心里好象十五个吊桶打水，七上八下的。小李子问那个民兵：“你听没听清是什么响？”那个民兵说：“好象是条狗，刚从屋子那边跑过来。”小李子嗯了一声，一屁股坐在石头上，对那个民兵说：“来，坐下抽支烟。”说着，从衣兜里拿出烟来，点着火，抽了一口烟说：“刚才，咱们连长还说，今天夜里要特别注意，咱俩的任务就是看好这条路，别说是狗，就是兔子也不让它过去。”说完，两个人站起来，互相看了一眼，走了。

刘一旺一听小李子走了，这才长长出了一口气，心里说，真玄乎，差点被他俩抓住。看来今天晚上是走不出去了。想到这里，他轻轻爬上沟，低着头，弯着腰，象条狗似地爬回屋里去了。

刘一旺刚回到屋里，隐蔽在树丛后边的冯桂英和张铁柱走了出来，冯桂英对小李子说：“你们这两个鬼头，叫你们看住他就行了，怎么拿他开起心来了。”小李子他俩嘿嘿地笑了。冯桂英严肃地说：“现在问题很清楚了，这个刘一旺想夜间偷偷进山，一定和那个棒槌鸟有关系。现在要继续监视，不要让他夜里出去。明天再把他放开，跟踪追击，把他们一网打尽。”张铁柱这时开始相信了，可是，他觉得在没有抓到证据以前，还不是那么落底。心想，锤子不打没烧红的铁，等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，再给他定案也不迟。

刘一旺回到屋里，一屁股坐在炕沿上，喘着粗气，半天

定不下神来。刚才被小李子吓了一跳，差点被捉住，心里又惊又怕。过了一会儿，心总算不跳了，这才又打起主意来。

这个暗藏的反革命分子，三年前，和叛国投修的黄绍礼约定好了，由他搜集边防军事情报，建立反革命组织。他们定了联系信号，秋天学棒槌鸟叫三次，村里闪光三次，信号联系上后，刘一旺就该上山了。不曾想，他们的神机妙算被机智的冯桂英识破了。可是，刘一旺这个狡猾的家伙，还装在葫芦里，为他的下一步行动打算盘哩。刘一旺点着一支烟，狠狠地吸了两口，猛地把烟头一扔，一脚碾碎，嘴里说：“对，给他来个金蝉脱壳。”

第二天早晨，张铁柱吃完饭，要到公社去一趟，刚要走，听见大门外有人喊：“张主任在家吗？”冯桂英一听是刘一旺，心想，这个家伙开始行动了。昨天夜里惊了他一下，今天倒找上门来了，看来他又要捣鬼了。冯桂英立刻对张铁柱说：“注意他，看他要干什么。”张铁柱点点头，推开窗子问：“什么事？”刘一旺站在院子里说：“我肚子疼了好几天了，想请个假到公社卫生院看看病。”张铁柱瞅瞅冯桂英，冯桂英打了个手势，张铁柱会意，对刘一旺说：“正好，我也到公社去，咱们就一块走吧。”刘一旺两眼一转，说：“那可太好了，还能搭个伴。”于是两人一前一后，出了院子，沿着山路走了。

张铁柱和刘一旺刚出村，冯桂英立刻带领小李子和几个民兵，悄悄地跟了上去。

再说张铁柱，刚刚翻上一个山头，只听刘一旺“哎哟”了一声，回头一看，见他蹲在地上不动了。张铁柱问他咋的

了，刘一旺捂着肚子说：“肚子又疼起来了。”张铁柱一看，心想，这小子贼眉鼠眼的不是个正经神色，可能又要捣鬼了。便打定主意，对刘一旺说：“要是不能走，你就在这里坐会儿，等疼劲过了你就回去。我到医院给你捎点药。”刘一旺马上说：“那可太谢谢你了，张队长，那你就先走吧，等一会儿我就回去。”张铁柱瞪了刘一旺一眼，故意没好气地说：“早不疼，晚不疼，偏偏半道上肚子疼，真的是！”说完，甩开大步往前走了。刘一旺见张铁柱走了，慢慢地站起来，四下看了看，一弯腰，钻进了草丛里，慌慌张张地朝山林深处窜去。

张铁柱往前走了没多久，又返了回来，想看看刘一旺要干什么，刘一旺却不见了。他往旁边的草丛里一看，发现有一道刚刚走过的草趟子，向西山奔去了。张铁柱一看，气得火冒三丈，迈开大步，顺着草趟子紧紧追去。他追到一条小溪旁，那溜子忽然不见了，他前前后后找了一遍，再也找不到什么痕迹了。张铁柱心想，难道他能长翅膀飞了。正在这时，冯桂英带着小李子追了上来。张铁柱说：“追到这里就没了。”冯桂英站在小溪旁向四下巡视了一下，发现小溪中露着的石头上有水迹，她明白了，这家伙一定是顺着溪水向下跑了。冯桂英带着民兵，沿着溪水继续往前追。走了没多久，那个草趟子又出现了，向着白石砬子方向去了。冯桂英命令张铁柱带人从右边迂回，她自己从左边紧紧跟踪。快到白石砬子了，冯桂英看见刘一旺坐在一棵大倒木上，正喘粗气。冯桂英悄悄地摸了上去，隐蔽在一棵大树后边。刘一旺坐了一会儿，四下张望了一阵子，轻轻咳嗽了一声，顺手拿

起一根木棒，在倒木上敲了三下。一会儿，那倒木后边的乱树枝动了起来，从倒木的空洞里钻出一个人来，冯桂英定眼一看，那人正是三年前逃跑的黄绍礼。她立刻觉得满腔怒火在胸中燃烧，恨不得跳过去把他们砸个粉碎。但她控制住自己，躲在那里没动，要听听他们说些什么。只听黄绍礼说：

“老兄，咱们一别就是三年了，怎么样？军民联防的情报搞到了吧？”刘一旺垂头丧气地说：“他们的军事情报非常保密，我想了一切办法也没弄到手。现在他们又开始批判‘四人帮’，我的大队会计也被撤了。好歹弄到这一点点情报。”说着从衣袋里掏出几张纸，递给黄绍礼说：“给你吧，这是我担惊受怕好不容易搜集的一些情况。”黄绍礼接过去，塞进衣兜里，皮笑肉不笑地对刘一旺说：“嘿嘿，那边的功劳簿上，少不了给你记上一笔。这里是紧要之地，不能久留，咱们后会有期。”黄绍礼说完拔腿就走。冯桂英听了这些话，肺都要气炸了，噌地从大树后边冲上来，大喊一声：“你走不了啦！举起手来！”枪口对准了黄绍礼。这时刘一旺狗急跳墙，突然抽出匕首，向冯桂英刺来。冯桂英眼明手快，“叭”的一枪，打在刘一旺的手上，他“哎哟”了一声，坐在地上。黄绍礼乘机拔腿就想跑，张铁柱正好赶到，飞起一腿把他踢了个仰面朝天。这时，老支书王德厚带着民兵一同赶到，枪口同时对准这两个家伙，黄绍礼和刘一旺象两条断了脊梁的野狗，战战兢兢地举起了双手。原来，老支书王德厚到公社汇报后，带着民兵紧紧跟踪而来，他们就在这里会合了。

几个民兵上来，把这两个家伙结实地捆了起来。张铁柱

把从黄绍礼身上搜出来的情报和武器交给老支书。老支书接过来，对张铁柱说：“柱子，这回你明白了吧，现在已经查清了，这个刘一旺是个血债累累的历史反革命分子，土改时来到这里隐藏起来，现在又和黄绍礼一同充当了社会帝国主义的特务，搜集情报，叛国投敌，内外勾结，妄图颠覆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。”张铁柱这时心情激动，又是惭愧又是悔恨，深有感触地说：“老支书，桂英同志，过去我的革命警惕性太差了，敌人在我的眼皮底下，我却看不见，我……咳！”张铁柱觉得嗓子好象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似的，说不出话来。冯桂英说：“铁柱，事实教育了我们，社会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，总是千方百计地同我们较量，妄图颠覆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，进行侵略。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，加强国防，随时准备击退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略者，保卫社会主义江山。”

这时，各处埋伏的民兵听到枪声，从四面八方奔来，在老支书和冯桂英的带领下，押着两名特务，威风凛凛地走下山来。